

牺牲 1937

石钟山

著

（长篇小说）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牺牲 1931

石钟山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牺牲 1937 / 石钟山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8737-8

I. ①牺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2681 号

书 名 牺牲 1937

著 者 石钟山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62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737-8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身份 \ 001

军统上海区 \ 008

“梅机关”和“76 号” \ 016

军统上海区沦陷 \ 019

诱降 \ 031

计中计 \ 039

潜伏 \ 045

重塑上海区 \ 052

行动 \ 060

“76 号” \ 067

各为其主 \ 079

错中计 \ 085

反扑 \ 092

毛森出山 \ 099

绝地反击 \ 104

仇恨的情人 \ 119

赴汤蹈火 \ 127

劫杀 \ 138

背水而战 \ 149
营救尚官 \ 166
绝处逢生 \ 176
初杀丁默邨 \ 187
搭档 \ 191
再杀丁默邨 \ 203
丁李之争 \ 210
纠结 \ 218
牺牲 \ 224
复仇 \ 228
较量 \ 235
谜面 \ 244
恐惧 \ 252
一份被载入史册的情报 \ 256
坚守 \ 261
尾声与开始 \ 267

身 份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，上海。

硝烟弥漫在十一月的黎明时分，阴冷的空气中夹杂着硫黄的味道，零星的枪炮声由远及近，星星点点地响着。半晌，又归于沉寂，逃难的人群已经消失了，留在上海的市民蜷缩在家中，紧闭门窗，偶有一双双惊恐的眼睛，透过门窗打量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的黎明。

一发炮弹落下，“咣”的一声打破了沉寂，一缕浓烟四散开来，添重了几许硫黄的气味，弥漫开去，扯破了一片黑暗，一幢楼房显现在黎明的上海。这幢楼上，有一幅用水泥做成的横眉，上书“四行仓库”。

一支队伍慌忙中撤退到这幢楼房里，楼不高，裸露在城西的一片空地上，很结实也很坚固的样子，这是一支约有四五百人的队伍，由副团长谢晋元率领，其余的部队被团长带走了，慌不择路，已经撤出了上海。副团长谢晋元率领四五百人的残兵败将，撤退到这个叫“四行仓库”的地方，他们的任务是坚守上海最后一道防线，掩护大部队撤离。已经没有防线了，偌大的上海只剩下这个叫四行仓库里的四五百人的国军，他们是上海沦陷前最后一点力量。

连副肖扬倚在墙角，怀里抱着卡宾枪，队伍夜半闯进四行仓库时，士兵们各占地形，睁大着眼睛望着身后的黑暗，远处只有几

盏路灯燃着，有气无力的样子。此时，日本人并没有追过来，一切都沉寂着，似梦非梦，分散在这幢房子里的士兵，头一歪，身子一蜷便沉沉地睡过去了。上海保卫战，从九月份打到十一月，历时两个多月，参战的队伍，油干精尽，人困马乏，他们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，只在战斗间隙里，趴在阵地上，身子一蜷便睡死过去，枪炮声便是叫醒他们的闹钟。队伍撤至四行仓库也不例外，转瞬之间，便进入了梦的汪洋。

连副肖扬是被一颗流弹惊醒的，他睁开眼先是看到一缕浓烟在不远处升腾起来，鼻子又开始奇痒无比，于是便打了个喷嚏，自从他进入阵地就开始这样，不知打过多少喷嚏。肖扬并不是这支队伍上的人，淞沪会战开战前，他被军统派到队伍中作为一名督察来到了这里，大战在即，调整几名军官是家常便饭，有门有路子的在开战前调走了，找个闲差躲开枪炮，于是就有一批军官充实到队伍中来。肖扬就是这样，以一个军统督察的身份被秘密地安排到了这支队伍中。他的职务是连副，战争一开始整条阵线的态势是焦灼的，日本人从海上陆地开始进攻，他们在平原上抵抗，后又节节退败，蒋介石要誓死保卫南京、上海这样的重镇，源源不断地调兵遣将，要把日本人拒于南京和上海之外。后来就连警察都上了战场，可还是没有阻止住败局。大局已定，蒋介石无奈地下达了撤退的命令，国民政府只能撤退到重庆一隅做最后的坚守。于是兵败如山倒，几日之间，几十万军队仓皇撤离上海，留下了这支队伍做最后的抵抗，掩护大部队远离。

炮弹惊醒了肖扬，也惊醒了仓库内的弟兄们，无需口令，无需号召，两个多月来，他们已经养成了这种随时作战的习惯。一支支枪口探出窗外，一队日本士兵已经冒出头来，晨光照在鬼子的钢盔上，反射着一层虚光。一场阻击战就此打响，鬼子没料到这

里还有一支死了心的部队在顽抗，遭受一轮打击后，马上调遣队伍，从四面八方汹涌着向仓库扑了过来，枪炮炸得窗门洞开，整个四行仓库成为了火海。

这幢房子不知是谁建造的，钢筋水泥结构，四面墙都是加厚的，炮弹打在上面，居然只能炸开一道裂口。这就为以后被人们广为流传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奠定了基础。

国民党的百万大军没能阻止住日本人的进犯，这不是士兵的责任，也不是部队长官的责任，而是这场战役的决策者的错，他们贻误战机，错误判断了形势，这场战役的失败，不是士兵不勇敢，而是决策者的懦弱和寡断。肖扬初来时作为战争的督察员，但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，他在不停地射击，敌人的子弹在他耳畔炸响，这场阻击战从黎明打到黄昏，一发炮弹从窗口飞进来，在肖扬身后的地面上炸响，肖扬昏了过去。

肖扬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，四周只有零星的枪声，还有日本人调集队伍的口令声和部队调防的嘈杂声。肖扬醒了过来，他人已经躺在了团部里，说是团部，其实就是仓库一楼的某个房间里，房间里摆了几张桌子，桌子上铺了一张地图，还有两个报务员守着一部电台，两个作战参谋站在团副谢晋元的身后，肖扬躺在一副门板上，身上似乎没受什么重伤，他的七窍不知为什么，似乎一下子洞开了，他能清晰准确地嗅到各种气味，他还没睁开眼睛，但意识到，这间房子里有五个人，因为他们不同的气味，让他分辨出这五个人的存在。他努力睁开眼睛，两只亮着的马灯放在地角，天花板上折射出这五个人的影子，确切地说，他先看到天花板上五个人的影子，才又看清楚这五个人的。他叫了一声：团副。

团副谢晋元是个三十六七岁的男人，精瘦、精干的样子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做了个手势，似乎制止他，又似乎是在召唤他。肖扬

从谢团副的手势中又浓烈地嗅到了谢晋元身上的气味。这种气味精细准确地传到了他的大脑中枢，淡淡的烟草夹杂着男人雄性的味道，还有空气中丝丝缕缕的硫黄味道，总之，他捕捉到了谢团副的气味，这种气味，甚至融进了他的血液，终生难忘的样子。他想打喷嚏，于是他就大声地打了一个喷嚏，脑子更加清醒了，他从门板上坐了起来。

谢团副背过身去，马灯的光线勾勒出这个精瘦男人的轮廓，两个多月来，肖扬还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打量过这个男人。此时他不仅是在感受，同时也在“嗅”着这个男人，当然，还有两个参谋和两个报务员。

你是什么人？！谢团副背对着他，铿锵地问了一句。

肖扬一怔，他下意识地去看两个参谋和那两个躲在角落里的报务员，他从他们眼神里看到了异样。他又下意识地去看自己的胸牌，胸牌已经不见了。队伍上的规矩，只有战死的军官尸体无法撤走时，战友们会扯下牺牲者的胸牌，为战后写进牺牲者名录时才用。作为军统的督察来到这支部队，他自然用的不是自己的真实姓名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写在了胸牌的背面。胸牌不见了，显然，团副谢晋元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。

肖扬从门板上站起来，立正，大声地说：本人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区督察室上尉肖扬。

谢团副转过身，望着肖扬，扬起手把胸牌那块巴掌大的布递给肖扬。肖扬接过显示身份证明的胸布，他不知道下一步，将面临着什么。

谢团副冲身边的参谋示意了一下，参谋转身出门。在参谋转身走出的时间里，谢晋元团长一直望着肖扬的眼睛，肖扬一直笔

挺地立在那里，也在注视着谢晋元的眼睛，此刻他强烈地感受到谢晋元的气息扑鼻而来，这种感觉，他此前从来没有经历过。一发炮弹飞窗而入，难道是那发炮弹的作用，让他变得嗅觉如此敏感？他正疑惑间，临时团部的门开了，两个士兵立在门口，那个参谋走了进来，向谢晋元报告道：报告团长，已安排完毕。

谢晋元这时伸出手来，肖扬迟疑了一下，望着谢团长的眼睛，谢团长的目光在马灯的辉映下闪着一种坚毅的光芒，毋庸置疑。他伸出手，迎着谢团长的手握了过去。随着谢团长用力握住了他的手，谢团长的气息更加强烈地迎面而来，顺着他的鼻孔，浸入他的中枢神经，他的身体不易察觉地颤栗着，谢团长的气息让他经久难忘，事后许多年过去了，属于谢团长气息的记忆，仍在他的灵魂里飘荡不散。

谢晋元说：肖扬，今晚你必须离开这里，马上。

说完放开他的手，不容商量地望着他。

肖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他的任务是跟随这支部队，或者说督察这支队伍，自从来到这支队伍中，他没再接到过任何其他命令，也就是说，他的任务还没有解除，按照以往的规律，他还要在这支队伍中生活下去，可是，他的真实身份暴露了，他来不及请示，也没有机会请示，现在该何去何从？！

谢团长盯着他的眼睛又说：我们的任务是在这里阻击敌人，时间是越长越好，在上级下达撤退命令前，我们不会后退半步，哪怕剩下一兵一卒。

肖扬这时清醒过来，挺了一下胸：谢团长，可我还没有接到撤退的任务。

谢团长把一只男人有力的手搭在他的肩上，盯着他的眼睛：据我所知，你们军统的人和中统的人，已经转入地下，另有任务。

说到这，谢团长收回手，背过身去，望着窗外：你是军统的人，留下还有大用处。我们的任务是阻击敌人，也许我们一个人也不会从这里出去了。

谢团长再转身时，他看见了谢团长眼里的泪光，瞬间一股腥咸的气息包裹了他，他的身子抖了一下，同时他也嗅到了谢团长胃里的气息，是昨天吃的两个菜团子的味道。肖扬望了门口两个士兵，士兵荷枪实弹，头戴钢盔，正望着他。

他的嘴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又没说出来。

谢团长说：肖上尉，你在我团已经生活战斗了两个多月，你回去可以如实汇报我们这支部队的一切情况，请吧。

谢晋元说完做了一个手势。

肖扬又看了一眼谢团长问：我为什么要走，我留下，多一个人多份力量。

谢晋元别过头：肖上尉，你的任务不是阻击敌人，你活下去，会更有用。

谢晋元说完挥了下手，门口的两个士兵进来一左一右地把肖扬架到门口。走到门口他甩开两个士兵，回过身冲谢晋元行了一个军礼。谢晋元背对着他一动没动，他最后望了一眼谢团长的背影，转过身，在一个班士兵的护送下，冲出四行仓库，掩进夜色之中。

刚走出仓库，他就嗅到了一股血腥，一个年轻男人的血腥，他惊恐地问：你们谁受伤了？一个士兵冲他举了一下手，扒开衣领，他看到缠在士兵锁骨处的绷带。士兵说：肖上尉，这点小伤不会影响护送你出去的。说完还冲他笑了一下，他看到这个士兵的牙齿很白。

为了掩护他撤离，谢团长下达了射击的命令，四行仓库在他

们身后枪声大作，埋伏在四面八方的鬼子也开始向四行仓库射击，鬼子以为这些中国士兵在准备突围，于是开始调动兵力把几个路口堵死了。

他们就是利用敌人调集部队的空当穿插了出去，跳出了包围圈，不巧的是，他们又遇到了敌人的一支巡逻部队。在一个班战士的掩护下，他向前跑去，他亲眼看见那个牙齿很白的士兵中弹，在他身后一下子倒了下去，另一个士兵，为挡住敌人射来的子弹，也慢慢地倒了下去。其余的士兵冲出去和敌人对射，吸引敌人的火力。留出时间，让他一路狂奔，钻进一条巷口，又拐了一个弯，又钻进一条弄堂，他双脚生风，越跑越快。两个月了，他一直趴在阵地上，还从来没有这么奔跑过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变轻了，有种飞翔的感觉。远离战场，空气一下子变得清新起来，没有硝烟的空气，洗涤着他的五脏六腑。他没命地奔跑着，四行仓库那面的枪声戛然停了下来，突然的安静，让他听到了自己狂乱的心跳声，他的脚步慢了下来，后来他跑不动了，倚在一个弄堂里大口喘息着，他辨别着方向，不知道军统局上海区的人还在不在，如何去联系。他正在犹豫时，突然弄堂里一家的门开了，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头上，他一惊，一个女人的气息一下子淹没了他，这是女人独有的气息，既熟悉又陌生，他回过头，惊叫了一声：童雪……

童雪捂住了他的嘴，连拉带拽地把他拉进了一个院内，随后关上了门。

军统上海区

童雪是肖扬军统上海区的同事，在保密室工作，所有的机要文件都要经她手入档或者发出去。童雪现在的任务就是等待撤出去的军统人员归来，肖扬后来才知道，这次淞沪会战，被派到部队去做督察工作的军统人员，不止他一个人，一共有二十几个人都被下派到了部队。

童雪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弄堂里设了一个联络站，在召集这些派出去的军统人员。此前这个地方是行动组的一个联络点，许多军统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。

淞沪会战失利后，军统上海区的军统人员，接到了戴局长的命令，转入地下，撤退到了法租界一带活动。在他们看来，只有租界才是暂时安全的。

童雪和肖扬在这里重逢，肖扬又惊又喜，他没想到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见到的第一个人会是童雪。他们俩是军统特训班时期的同学，当时是在南京。他们结业后，又一同被分到了上海区，不知何时，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，这种恋情很朦胧，和普通男女一样，他们都希望见到对方，见到对方时，似乎就有讲不完的话，不论在一起待多长时间，都觉得时间太短了。这是初期恋爱时的感觉，可他们已经过了这个恋爱阶段了。在肖扬出发去部队前，两人的关系才明朗起来。

下部队前，上海区长王天木把肖扬找到办公室，宣布了命令。

王天木区长同时也向他交待了这次去部队的任务，他的任务只有一个，督察督战作战部队，有贪生怕死者，可亮明身份就地执行军法。如果遇到贪赃枉法者，发战争之财者，可拿到证据后，向军统汇报，由戴局长出面再向蒋委员长汇报。战争时期，这是他们军统工作的一部分。

肖扬在区长王天木那领受了任务，他要连夜奔赴部队，他的职务军统早就安排好了，是上尉连副，名字叫王更年。当然这个暂时的名字就成了他这次执行任务时的代号，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。他回到宿舍里收拾东西，门这时推开了，童雪站在门里，望着他，对他收拾东西一点也不惊讶，她是保密室的机要员，自然军统上海区的秘密对她来说都不会是什么秘密。

肖扬把行李捆好扔在床板上回头冲她一笑道：我马上就该出发了。

她望着他，从进门开始，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肖扬，此时她哽咽着说：保重。

肖扬想冲童雪潇洒地笑一笑，他咧开嘴的一瞬间，看到她眼里闪过的泪光，他的笑容绽放了一半就僵在了那里，眼眶发热，突然他一把将童雪拉到怀里，她的头伏在他的肩膀上，有一两滴泪水流了下来，浸湿了他的军衣。他侧了下脸，看到她一张泪脸正迎着他，一瞬间，他们吻在一起，只一瞬间，也许一秒也许两秒，这是他们的初吻，慌乱迷离，瞬间就分开了，但却刻骨铭心，湿热润滑，淡淡的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气息。就这一吻，让他们各自内心石破天惊地响了一下，他们朦胧的爱情就此翻篇，迎来了新的一章。

肖扬把行李甩在肩上，站在门口望着她，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，用了些力气，微笑又严肃地说：车就在楼下，我走了。

她仰起头，冲着他的脸说了两个字：保重。他拉开门，脚步声在楼道里响了起来。她拢了下头发，爱情的慌乱和匆匆离别的情绪掺杂在一起，她不知是兴奋还是忧伤。

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，童雪比任何人都有理由关注着前方的战事，因为那里有肖扬，此时的肖扬像一名战士一样在冲锋陷阵。可前线并没有传来好消息，是敌人一次又一次在杭州湾登陆，国军在节节败退，再败退，死伤的将士源源不断地从前方运下来，那会整个上海的大小医院都装满了国军的伤病员。童雪关注着肖扬的消息，军统内部有命令，只允许派出去的人主动联系军统，他们没权力也没办法联系到派出去的军统人员。肖扬却一直没有消息。童雪在那段日子里，经常会在半夜里醒来，然后长时间睡不着，睡不着的时候，她就会想起肖扬以及那些派出去的军统人员，他们的音容笑貌依次在她眼前划过去，最后在肖扬身上定格。越是担心，越总是往最坏的方面去想，她甚至想到了肖扬的牺牲，但她在第二天醒来时，又顽强地告诉自己，肖扬还活着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她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这么纠结着，担心着。直到后期，她都能听到远处隆隆的枪炮声了，整个上海危在旦夕，国民党常驻上海的办事机构开始纷纷撤离了，那会她才意识到，这场战争将以失败而告终。后来，军统上海区也接到了戴局长的命令，撤到租界，转入地下，坚持在上海开展军统工作。那会整个上海区的人才意识到，失败终于到来了。

童雪的任务就是在这个联络点里接应军统的同事归来，那几天，退下来的国军无以计数，涌满了马路和弄堂，他们相互咒骂着，喊叫着，像退潮的洪水又撤向了城外，陆陆续续地开始有军统人员回来了，他们先找到老的办公地点，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了，为了安全，那里并没有留下值守人员，他们出发前，已确定了几个联

络方式，如果发生意外，就启用这个弄堂里的联络点。

相继回来的军统人员，他们疲惫，有的甚至负了伤，满脸胡茬，他们每个人都瘦了许多，经历了战火的洗礼，他们似乎变了一个人。童雪在这些熟悉的同事当中并没有发现肖扬，当然还有一些同样没有归队的同事，她的心就悬了起来，今天晚上，这个联络点作为最后一夜的存在了，明天早晨六点，她必须撤回到租界去。这是区长王天木下达的命令，因为整个上海都沦陷了，到处都是日本人，为了安全，所有的联络点都将放弃。

也就是在最后的一个夜晚，她等来了肖扬，她把肖扬拉到院内的一瞬间，她的眼泪不可遏制地流了下来，那是属于童雪的眼泪，肖扬嗅到了她眼泪的气味，腥咸中夹杂着一丝甜味，他用力把她抱在怀中，把她的身体抱离地面，甚至转了两圈才放下，放开她才说：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

她擦了一下眼泪，拉起他走进里屋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便装放在他的面前说：把衣服换上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。

前些日子，回归的军统人员都是在这里换好便装，才被童雪带到法租界去的。在法租界他们租到了一套院子，那里便成了他们上海区临时办公场所。

他在黑暗中开始换衣服，他脱去上衣犹豫了一下，她背过身去，他开始快速地换衣服。

她背着身子说：你怎么现在才归队？别人早几天就回来了。她的口气里有担心甚至有些责怪。

他一边穿衣一边说：我们的部队是最后撤离阵地的，他们还在四行仓库坚守着。

他说到这时，有一种悲壮的东西在他胸膛里流过，他想起了谢团长的眼神，那是军人的也是男人的眼神。两个月的战火洗

礼,让他对军人这个词汇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。一个班护送他的士兵,前赴后继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,他才有机会从敌人的包围圈里跑出来。一想到这些,浑身的血液便加速地流淌起来。

一身西装便服很快就穿好了,两个月的军衣从来没有洗过,味道就不用说了,那种难受像盔甲一样束缚着他的身体。此时,这套上等质地的西装穿在他的身上,让他嗅到了一种新鲜的气味,直到这时,他才意识到,自己的嗅觉发生了变化。以往他从来没有对嗅觉这么敏感过。他想到了那颗从窗而入的炸弹,他从昏迷中醒来,就有了如此的敏感,那会他还没注意,此时,他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,站在童雪面前,他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惊人的变化。这时童雪转过身,看了他一眼,命令似的说:咱们走!

说完抓过他的胳膊向外走去,童雪的气息再次扑面而来,湿热、香甜,还有一点点只属于童雪个人的东西,他说不清楚,但他记住了这属于童雪的气息。

走到门口时他冲她说了一句:你的香水真好闻。

什么?童雪不知是没听清,还是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总之,她拉着他,借着夜色的掩护,轻车熟路地向法租界跑去。

军统上海区以前有一百多号人马,上海沦陷之后,已经化整为零,散落在上海城内各个角落里,淞沪会战打响前,二十几个人被派到了部队里充当督察,现在回来的还不到十人,不用说,那些人已经阵亡了。他们像普通士兵一样,长眠在阵地上,也许他们的名字被写进了阵亡的花名册之中。

肖扬在这里看到了他昔日的同事,此时,他面对着弟兄们,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情绪,在一间会议室里,他和归来的弟兄们依次拥抱了,他拥抱这些兄弟们的时候,首先感觉到的不是对方的身